

，相互爲因果。然政治之變遷，每較民族之遞嬗爲速。因此西域演成爲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兩種階段。如匈奴之僮僕都尉，中國之都護，突厥之監相，蒙古之達魯花赤，皆在本土擁有政治上之威權，而對於土人形爲對等之階級。故其文化與語言，亦復歧異，此爲西域諸國普通之現象，確爲不可掩護之事實。惟高昌一國，其土人之遺留，遠於漢初，已見於魏書之記載。自麴氏有國已來，主治者與被治者，皆爲華裔。故其文字語言，文物制度，皆仿中朝，由其墓表中之記載亦可以證明也。雖魏書中有高昌兼用胡語之說，乃對外國居留人，及鄰國人民而言。又近今考古者，在高昌亦曾發現異種文字，然皆爲外國居留人之遺留。